



他灭六国，废分封，立郡县，筑长城，创立“皇帝”称谓；
他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南平百越，北却匈奴，海内一统；
他焚书坑儒，施行严刑峻法，修建庞大陵墓，
种种作为却又为人诟病。

刘乐土◎著

YITONG TIANXIA
QINSHIHUANG

中国
历代
风云
人物

一统天下

秦始皇

『下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一统天下

秦始皇



刘乐土◎著

下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100054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统天下. 秦始皇: 全二册 / 刘乐土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7.3
(中国历代风云人物)
ISBN 978-7-113-22716-6

I. ①一… II. ①刘… III. ①秦始皇 (前259-前210) —
传记 IV. ①K82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4788号

书 名: 一统天下: 秦始皇
作 者: 刘乐土 著

责任编辑: 刘建玮

电 话: (010) 51873038

封面设计: **MX** DESIGN
STUDIO

电子邮箱: liujw0827@163.com

责任印制: 赵星辰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2.5 字数: 619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13-22716-6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51873174 (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市电 (010) 51873659, 路电 (021) 73659, 传真 (010) 63549480



【第九回】

起叛兵赵姬作乱，献奇文李斯陈情

嫪毐被赐封长信侯之后，也收买不少眼线，并在宫中安插了几个亲信。这天，嫪毐正在府中与人对弈，内史肆进来悄悄向他耳语几句，嫪毐大吃一惊，忙问道：“此事确凿吗？”

内史肆点点头：“千真万确，请侯爷赶紧逃走，晚了就来不及了。”内史肆走后，嫪毐立即命亲信备一辆轻便马车，只带四名随从，一律着便装出城而去。

嫪毐来到雍城械阳宫，急急忙忙找到赵姬说：“太后救我，大王知道我是假腐刑入宫的，如今在发怒呢，说不定很快就会找到这里。”

赵姬并不感到意外，很平静地说：“知道就知道吧，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他都会知道的，晚一天不如早一天，你放心好啦，这事我向政儿解释，他不会怪罪你的。”

嫪毐仍然不放心地说：“我从宫中得到消息，大王要追查此事，扬言灭我满门呢。”

“也许他当时正在气头上，说的都是气话，等他消了气，我亲自向他为你求饶，让他答应咱们的婚事，从此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此过日子，也不必躲躲藏藏。再让嬴政把咱们的两个儿子也封王，你受封的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南）和河南太原郡（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就封作嫪毐国，世代由我们的儿孙继承。”

嫪毐着急地说：“那是后话，眼下这一关能闯过就不错了。”

“要么你先回山阳封地躲一躲，等过了这个风头，政儿心软了我再派人把你接回来。”

嫪毐不太情愿地说：“去了山阳与留在此地有什么两样，大王不想抓我就是住进咸阳宫也没事；要是大王想杀我，跑到天涯海角大王也能派人把我捉到。”

赵姬一想嫪毐讲得也有理，便说道：“你在这里先住着，我回咸阳探探政儿的口风，如果他真的听不进我的劝告要杀你，我再回来另想办法救你。”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如此，这样的事说大就大，说小也小，关键是嬴政是什么态度，嫪毐心里也存着几分侥幸。

嬴政确实震怒了。

母亲一次又一次令他失望，若是平常百姓人家倒没什么，可他是天下第一强大国家的君王，他的名声不容许有丝毫损害，王室荣誉至上，可自己偏偏有一个不争气的母亲，怎么办？怎么办？嬴政十分痛苦，比听到成蛟作乱还令他焦躁不安。杀人并不难，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殷红的血迹和面目狰狞的头颅，但这一次不同，他面对的是生身之母呀！

嬴政把颜泄的上书扔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嬴政伤心落泪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在场，传事太监更是不敢上前宽慰。嬴政一个人哭够了，便乘车来到长乐宫。每当遇到无法拿定主意的问题时，嬴政首先想到的就是祖母华阳太王太后。嬴政跪在祖母面前又哭了。

华阳太王太后命侍女把嬴政扶坐在床上，望着他清瘦的脸也悄悄抹眼泪。不知怎的，统一大业还没开始，国内祸端一件连着一件，难道上天不佑我嬴秦，命中注定不能统一天下吗？华阳太王太后听完嬴政的哭诉，幽幽地说道：“老妇早就听到宫中传闻嫪毐是假腐入宫。”

嬴政诧异地望着祖母道：“太后既然早就知道这事，为何不加以制止呢？防患于未然，也不至于如今闹得满城风雨。”

华阳太王太后叹息一声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的事无论怎么处置总会被外人知道的，我之所以不闻不问就是怕处理不当让王室蒙羞，原以为他们到了雍城，远离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谁知他们竟然闹出了格，弄到这种地步，也怪我平素对你母亲管教不严、迁就太多。”

“请问祖母是何时知道的？”

“说来惭愧，是我真的老了，还是属下人办事不力？成蛟作乱一事事先我一无所闻，嫪毐假腐的传闻也是在他被封长信侯之后才听说的。”华阳太王太后说完，闭目沉思。

嬴政问道：“以祖母之见，如何处置这事？我实在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华阳太王太后抬起头，望着室外阴沉沉的天空，许久没有讲话，最后问道：“政儿，你是安于为王，还是想登上帝位？”

“一统天下，履为帝尊是孙儿多年的梦想。”

华阳太王太后满意地点点头：“要想集中精力扫平六国，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后方，也无任何人掣肘你对大权的实施。做不到这些，一切都是空谈，祖母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认准目标，大胆地去做吧！”

“孩儿懂了，我不会让祖母失望的！”



嬴政告别华阳太王太后回到咸阳宫，立即传呼李斯，令他密切监视嫪毐的一举一动，包括与嫪毐往来之人。李斯刚走就有太监来报，太后从雍城风尘仆仆赶来，要见大王。为了稳住太后与嫪毐，嬴政打算在寝宫拜见太后。

赵姬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如果嬴政不答应饶恕嫪毐，她仍然像上次为嫪毐讨封爵一样以软对硬，用泪水威逼。只要能让儿子屈服，能保住嫪毐的命，让她做什么都可以，哪怕不要太后的尊号。

事情出于赵姬意料之外，嬴政并没有像她预想的那样不愿见她或勃然大怒，依旧是往日母子相见时的温存与微笑，犹如一头羔羊见到母亲一样欣悦。只是儿子比过去又长高几分，人也愈加成熟了。也许是为朝政所累，他消瘦了。

嬴政不先提及嫪毐的事，赵姬是不好先提出的。拜见完毕，赵姬心疼地说：“政儿，你又劳累了，朝政事务繁多，不是一天就能做完的，慢慢做，千万注意身子骨，娘就你一个儿子，累垮了，娘下半辈子还靠谁？统一大业还没开始，你今后的担子重着呢。许多事也不必亲自去做，放心让臣子们做就是。”

这的确是一位慈祥、善良的母亲疼爱儿子的话，嬴政听了真想哭，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但他还是忍住了，苦笑一下，装作十分轻松的样子说：“累就累点吧，忙过我的加冕典礼，再好好歇息一下。”

“加冕典礼不是和今年秋天的谷神节一起举行吗？怎么，你想提前举行？”

“祖母令太史占了一卦，说是只有今春举行才可避免飞来的灾祸，并且不能在咸阳举行。按照卦象指示方向，宜西南，朝中众臣一致赞成到雍城故都举行，我正要派人去雍城告知母亲呢。”

赵姬吃了一惊，忙说道：“加冕仪式是朝廷大典，理应隆重，雍城不过是褊狭废弃之都，怎能适合如此大典呢？我看还是再请太史重占一卦吧，以免坏了我儿终身大事。”

“儿臣已请三人占卜，都认为雍城是理想之地，雍城虽小，但它是宗庙所在之地，中雍、祖庙、昭庙、穆庙、胜国之社在那里，那是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的气脉所在。有风水先生说，我嬴秦尚黑，以水为德，雍城正是水德之泉眼，在那里加冕，回咸阳登基，可保秦国昌盛万代。”

赵姬还想再说什么，嬴政不耐烦地说道：“儿臣已经同众大臣商定，请母后不必多说。时间定在下月初六。”

赵姬更是吃惊：“这么急，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能来得及吗？”

“儿臣都已经准备三年了，还能来不及吗？其实也没什么，主要就是三个仪式，祖母祭天，儿臣祭祖加冕，花费从简，只在原有建筑设施上稍加装饰即可，就不兴土木重新修建了。”

赵姬知道此事不能更改，眼珠一转，瞟一下嬴政说道：“娘回去就令长信侯

着人打扫宫室，装修加冕仪式所用器具，时间虽然仓促一些，但也要办得气派大度，不能让列国小瞧了我大秦。”赵姬说的时候，故意把“长信侯”三字说得重一些，观察嬴政表情变化。

嬴政也看出了母亲的心思，装出忽然想起什么事似的道：“娘，有人上告长信侯是假腐入宫，如今儿臣太忙，也无心思过问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先代儿臣追查一下此事，等加冕典礼之后再作论处吧。”

赵姬不动声色地问：“以你之见，长信侯像是假腐之人吗？”

嬴政一听这话，怒火中烧，恨不得猛然掀翻桌子将母亲赶出宫去，但他还是咬牙忍住了，把握紧的拳头慢慢松开，装作并不在乎地说：“长信侯是母后把他捧出来的，如果将他治罪，传扬出去也令母后名声受损，此事就由母后一人做主，认真查处，消弭影响。”

赵姬一听这话长长出了口气，知母者莫过于子也，她感激地看着儿子说：“政儿尽管放心，娘会认真追查此事的，你就不必操心了，把加冕仪式办得隆重些吧。”

赵姬怕嫪毐着急，当天就匆匆忙忙赶回雍城去了。

嬴政举行了盛大的朝会，宣布加冕仪式提前举行，令负责占卜的内史嬴丙再当众占上一卦，问问何时何地举行吉利。最后公开昭告天下，说加冕典礼定在了下月初六在雍城举行。

尽管有几位大臣以为时间太仓促，再加上雍城已经残破多年，修复恐怕来不及，想提出异议，但见嬴政语气坚定，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谁也不敢说扫兴的话，都把目光投向吕不韦。

吕不韦并不相信嬴丙的推论，他揣测嬴政突然提出提前加冕并在雍城举行，一定与嫪毐一案有关。但他从司空马的汇报中得知赵姬最近来过咸阳一次，似乎与嬴政没有任何冲突，这大出吕不韦意料，他也摸不透嬴政到底想干什么，他在宫中的眼线全部被李斯给铲除了。吕不韦看不出嬴政加冕与己有什么不利，当然不愿出面说一些令嬴政不悦的话。

吕不韦带头拥护嬴政的决定，其他人更不敢有所违逆。众大臣领会到——大王的心思似乎在于加冕，对于仪式的规模和排场并不讲究。这样准备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掌灯时分。卫尉竭正在咸阳宫内巡逻，他看见李斯、王绾、王翦、蒙武、隗状、昌平君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来到宫中，而且一律便装。卫尉竭多了个心眼，嫪毐已经派人通知他几次，一定要留心大王的一举一动，有什么异常立即报告于他。

卫尉竭略一思忖，莫非大王今晚秘密召见这几个人商讨什么军机大事？仔



细一想又有些不对劲，眼下最大的事就是大王的加冕典礼，这是人人尽知的事，何必这么神秘呢？卫尉竭决定看个究竟，他支开随行的几名校尉，拐了几个弯，悄悄摸进大成殿议事厅。正门早已布满岗哨，幸亏他也是今晚值班人员，对殿内机关布局轻车熟路，没费多大劲便混了进去，并找到一个藏身所在。侧耳细听，嬴政正在分配任务：“为了严守秘密，务必将奸孽逆党一网打尽，本王决定在加冕典礼结束后的当天夜里行动，由王翦率领一千名虎贲军围捕大郑宫，王绾带领五百名虎贲军搜捕械阳宫，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两个孽种给寡人找到，我要亲手杀死他们。”

卫尉竭起初不明白将谁一网打尽，一听围攻大郑宫，仔细一琢磨整个秦国就雍城长信侯居住的地方叫大郑宫，看样子大王在雍城加冕是假，缉捕长信侯是真，逆党一网打尽，我也脱不了干系。不等卫尉竭胡思乱想，又听嬴政说道：

“大臣之中还有几位也要拘捕，我把他们一律安排在蕲年宫里居住，你们那边一动手，寡人亲自率五百名虎贲军在蕲年宫里锁拿佞臣。”

“大王，我们几人的任务呢？”卫尉竭听出是昌平君的声音。

“你和蒙武守在咸阳，初六子时许，在我等于雍城举事的同时，你二人立即率兵包围嫪毐府邸，将府中党羽全部锁拿，然后按名册挨家挨户搜捕嫪毐私党。隗状和李斯随寡人左右，有什么特别的任务随时调遣。”

卫尉竭吓了一身冷汗，庆幸自己多了个心眼，也暗暗祷告苍天有眼，让他今晚值班。看样子上天不灭长信侯，自己要立即赶到雍城，现在做准备还为时不晚，只要长信侯提前行动，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卫尉竭想再听一会儿，又把耳朵贴近窗壁，听见李斯说道：“大王，为防意外，还是调派五万步骑兵在雍城近郊待命吧？”

“不行，无论以什么样的借口，调派那么多兵马都会打草惊蛇，这多日来的工夫就白费了。寡人都怕带走这么多虎贲军会引起嫪毐怀疑呢，我原打算带三千人，现在只打算带两千人。”

“两千虎贲军恐怕不够用。”王绾说。

“如果正面对垒当然不足以挡事，主要是趁嫪毐毫无准备的时候打他个措手不及，所以本王安排嫪毐和吕不韦共同主持加冕大典，目的就是稳住他。”

“嫪毐有没有怀疑呢？”隗状问道。

“从我得到的消息看，嫪毐开始有所猜疑，但最近打消了疑虑。”这是李斯的声音。

卫尉竭早已知道李斯暗中专门负责为嬴政刺探情况，他估计李斯在嫪毐身边安有眼线。

卫尉竭算了算，再过四天就是加冕之日，时间太紧迫了，他也不愿意听下



去，反正商讨的内容是捕拿长信侯，当务之急是把这个消息报告给长信侯。

卫尉竭离开大成殿，推说肚子痛，找个人替班，便溜出咸阳宫。到长信侯府送信吗？不行，万一走漏了风声，大王提前行动，一切都晚了，必须亲自到雍城报告长信侯。可是现在城门早已关死，没有咸阳城都尉之令是无法在夜间开启城门的。

卫尉竭心急如焚，无计可施，只能等。等到天亮之后，刚一开城门，他便微服逃出咸阳，直奔雍城。

嫪毐正在棫阳宫陪着一对宝贝儿子和太后，突然听到庆乐来报，说卫尉竭有急事求见。嫪毐一听卫尉竭突然从咸阳赶来，吓了一跳，扔下太后和儿子便来到大郑宫。不等嫪毐坐好，卫尉就失声说道：“侯爷大事不妙，大王要灭侯爷满门呢！”

嫪毐尽管已有了某种预感，但听了卫尉竭的报告仍如晴天霹雳，差点栽倒在地。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是我亲耳听见的。”卫尉竭又把偷听的经过与内容简单说了一遍，最后催问道：“爷，快拿个主意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嫪毐是个市井无赖，让他吃喝嫖赌玩还可以，他哪里遇到过什么大事？现在直抓耳挠腮、六神无主。

庆乐忙提醒说：“内史肆和中大夫令齐都在雍城负责办理加冕典礼，让他二人来磋商一下，爷出了事他们二人也难免遭殃，我想他们一定会尽力为爷解当前之困的。”

嫪毐立即派庆乐把二人叫来，二人听了庆乐的叙说也十分惊慌，但他们都在朝为官多年，见过不少大世面，遇事还能把握住分寸。中大夫令齐说：“爷如今已是君侯，距君王仅差一步之遥，如果大王把爷捉住，爷什么都完了，爷平时不常说要干大事嘛，如今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爷有胆有识、临危不乱方寸，现在准备，到时提前下手，拼死一搏，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对！”内史肆也说道，“大王以为爷不知道他要杀你，爷将计就计，在加冕典礼举行之际立即发难，先杀他个措手不及、嬴政一死，爷就可以顺理成章登上王位，小的们也算没跟错人。”

“爷，快干吧，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咱们不能眼睁睁等着嬴政来割脑袋呀！”卫尉竭也催促说。

嫪毐终于冷静下来，下定决心说：“好，就给嬴政来个一拍两散，让他的加冕仪式成为他的剖腹切瓜仪式。你们有什么好的主意都给爷倒出来，事成之后都跟着爷吃香的喝辣的，全部封侯。”



中大夫令齐说：“嬴政只带两千虎贲军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就是来了三千虎贲军也不足为惧，爷的大郑宫中私养的死士约有五百人，械阳宫内有七百多太监也都是爷的人，合起来有一千多人了。再派心腹之人立即赶往爷的封地山阳，那里有驻军约四千多人，这足以应付那些虎贲军了。”

内史肆连连摇头：“七百多太监不足为用，目前这里可以利用的人马只有爷府中的五百死士。山阳距此地上千里，兴师动众来此，只怕人没有来到便被嬴政发觉，如果嬴政提前知道消息走漏，我们就只好等死了。”

卫尉竭也说：“估计大郑宫中有李斯收买的眼线，行动一定要保密，绝不能走漏半点消息，一切准备工作只能暗中进行。”

嫪毐为难地说：“仅仅保密有什么用，必须有足够的兵马对抗两千虎贲军才行。”

庆乐忽然提醒说：“爷，你不是讲过太后手中有一块调遣雍城周围几个县城守军的令牌吗，何不拿来一用？”

嫪毐一拍脑袋笑道：“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忘了，幸亏你提醒，这下有足够的兵力对付两千虎贲军了。这块令牌还是太后刚来雍城时，吕不韦怕太后不安全，特别给她的，可以随时调遣周围县城的守军来这里保护太后。后来嬴政从吕不韦手中收回军权时，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有意留给太后作应急之用的，没有把它收回，想不到现在竟然派上了用场，真是苍天有眼。”

手中有了兵，几人忐忑不安的心都安定下来。经过周密协商，暴乱拟定在加冕典礼高潮之际开始，嫪毐临时推说生病不参加典礼仪式，到城外带兵围攻蕲年宫，卫尉竭带领五百死士埋伏在蕲年宫后做内应，中大夫令齐在械阳宫保卫太后和两位少公子，庆乐守护大郑宫。

计议商定后，嫪毐回到械阳宫，向赵姬索要调兵令牌，赵姬不解地问：“这里平安无事，你要令牌干什么？”

嫪毐撒谎说：“刚才大王派人来告知加冕典礼快要举行，为防止有人破坏，令我调兵保护。”

赵姬将信将疑：“大王所派来人为何没有通知本宫？令牌是我掌握呀，你不能随便调兵取闹，再惹出祸来我可挡不了，这次政儿饶了你，全是看在我的情面。实话告诉我，你要令牌有什么用？”

嫪毐急了：“女人怎么如此啰嗦呢？大王让我负责加冕礼仪，如今让我调兵保护这是理所当然的，令牌虽然在你手中，你却什么也不懂，大王当然没必要通知你，加冕之后你再亲自询问大王也行，现在先给我去调兵，误了大事我可担当不起。你说大王已经对我不满了，我不能再让大王失望了，否则我只有死路一条。”



赵姬从内室取出调兵令牌。嫪毐接过调兵令牌，在手中掂了掂，狞笑道：“实话告诉你吧，我调兵不是保护加冕仪式，而是保护你我二人还有咱们孩子性命的，你的那个宝贝儿子把你也骗了，他来雍城加冕是假，捕杀我们一家四口是真……”

不等嫪毐说下去，赵姬就吼道：“是谁告诉你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政儿不是那种人，他不会对我那么狠，更不会欺骗我，他是我的亲骨肉，我了解他。”

嫪毐冷冷一笑：“你了解他的过去，却不了解他的现在，他现在是威震天下的大秦国王，他为了维护王室声誉什么都干得出来，正因为你是他的母亲，他才要你死，他不希望有一个整日与人偷情给他脸上抹黑的母亲，他更不想有我这样一位名不正言不顺的爹爹，不调兵保护大郑宫与械阳宫，你我必死无疑。”

“你、你一定是害怕政儿追究责任，想在政儿来此加冕之际借兵谋反，他已经答应我不追究你的责任，你为何还要做出大逆不道的事呢？快把令牌归还我！”赵姬上前要抢令牌，嫪毐火了，上前抓住赵姬的衣领，抬手就是一巴掌。赵姬捂住红肿的脸，又气又恼：“你敢打我，没有我哪有你的今天？你如今翅膀硬了，竟然胆大包天到要起兵叛乱，我去找政儿问个清楚！”

“给我站住，你敢报信，老子现在就宰了你！”

赵姬望着嫪毐一双充血的眼睛，胆怯了。她结结巴巴地说：“好，我、我不报信，但你也不要头脑发昏干出蠢事，即使你调来几个县城的兵又有什么用，他派大军一来还不把雍城踏平？成蛟不就是个例子么，别干傻事了，我保证你平安无事。嫪郎，我能不心疼你？你我夫妻多年，不为你，也要为咱们的两个儿子着想。”赵姬说着，早已泪流满面。

嫪毐为了稳住赵姬，哄骗说：“我这样做也是为咱们儿子着想，嬴政的确要在加冕之夜血洗两宫。你知道我是胸无大志之人，除了吃喝玩乐对王权并不感兴趣，是他先要杀我，我是被逼反叛的。如果反叛成功，就让咱们的儿子登上王位，你仍是太后，无论谁为王都是你的儿子。”

赵姬号啕大哭：“这是我自己造的孽，我不希望政儿杀咱们的儿子，也不想让你杀政儿，他们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

嫪毐为了防止赵姬泄密，派人把她看管起来，不允许她走出寝宫半步。

一向冷清破败的雍城陡然热闹起来，大街小巷挤满了人，到处插满了五彩旗子。



蕲年宫更是装饰一新。这座沉寂多年的古老宫殿，经过一大批木匠、石匠、泥水匠、漆匠巧夺天工的布置，完全变了个样，虽然还称不上瑰丽堂皇，但也算宏伟壮观，处处透露出喜庆和生机。宫门前摆放着周王朝当年的王器——九鼎至尊，象征至高无上的王权，这是昭襄王灭西周国时得到的。每个鼎中装满香草，正焚燃着，袅袅香烟直冲云霄。九鼎旁边的祭案上摆满各种祭品——五谷六疏七牲八俘。此外，还依次排列各种兵器，枪、刀、剑、斧、钺、钩、铍、铍、矛、盾、箭、钗、镒、铍，等等。

吉时一到，粗犷的号角长鸣，嬴政身穿一件宽大的黑袍准备上前行祭天礼时，隗状上前轻声说道：“刚才大郑宫来人报告说嫪毐突然肚子疼痛无法前来主持加冕礼仪，请文信侯一人代劳。”

嬴政皱皱眉，问站在身旁的李斯：“莫非消息走漏，他听到什么风声？”

“加冕礼按时进行，我去让王翦带兵警戒蕲年宫，不放一个携带兵刃之人入内。”

李斯刚走，宏大的丹陛大乐响起，执事太监高声说道：“加冕典礼开始，第一步请秦王政代华阳太后祭天……”

嬴政来到九鼎前三跪九叩，焚香祈祷。礼毕，嬴政又在众王宫大臣簇拥下进行第二步礼仪：祭祖。祭祖完结，嬴政重新跪在象征王权的礼器前面接受加冕。吕不韦先叩问天地、祷祝谢罪，然后上前向嬴政施大礼告谢，这才小心谨慎地把君王冠冕双手捧起，郑重地戴在嬴政头上。秦王政所戴冠冕顶端是一长方形板，上黑下红，称作延，延的前端垂有冕珠，就是用彩色丝拧成的重绳，绳上穿以玉珠，一共九串。嬴政再次叩拜天地，然后向吕不韦再行一个礼，正要站起，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叫喊：“不好啦，有人造反了！”

嬴政一惊，差点跌坐在地上。隗状急忙扶住嬴政说：“大王不必惊慌，王翦、王绾守在宫外，不会有问题的，请大王按步骤一丝不苟地完成仪式。”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尽管群臣十分慌张，嬴政仍然沉下心来把登基与告臣两个礼仪完成。

嬴政手扶御座，望着三跪九拜的王公大臣说：“众卿不必惊慌，嫪毐倒行逆施，冒天下之大不韪，纠结死党作乱，欲谋取王位，寡人早已有所觉察，已派王翦、王绾两将军率两千虎贲军在外平乱，谅反贼猖狂不了几时的。”

吕不韦虽然并不惊慌，但觉得十分意外，他对嬴政借加冕之际铲除嫪毐势力有所觉察，对嫪毐突然发难却十分意外，怎么办？万一嫪毐蓄谋已久，后果十分堪忧，尽管王翦与王绾都是能征善战的大将，但毕竟只有两千虎贲军，寡不敌众呀。

吕不韦站出来说道：“大王，估计嫪毐这次作乱是早有准备，仅靠王翦所率

的虎贲军未必能挡住叛军攻势，当立即派人回咸阳搬兵，让臣先率在这里的人前去助战。”

这时，又有人来报，说蕲年宫后发现嫪毐私养的死士正向这边攻来。嬴政立即命令吕不韦与隗状指挥虎贲军到蕲年宫后面剿杀乱军。嬴政再也坐不住了，情况比他预想的要糟糕，他原以为嫪毐与死党作乱最多三千人，且是乌合之众，如何能抵挡训练有素的虎贲军和王翦、王绾两员勇将呢？不出一个时辰定能平息叛乱。当他得知嫪毐从周围县城调来了近万人马时也捏了一把汗，后悔一时疏忽把太后手里这块调兵令牌给忘得一干二净，他恨吕不韦当初没有提醒他，更恨太后不顾骨肉之情，决心平叛之后一定不放过母亲。他想：不能埋怨我心狠，你先无情我才无义的，如果不是你做出这些有损王室威名的苟且之事，怎么会有今天的尴尬局面？

嬴政把满肚子火发泄在李斯头上，劈头盖脸骂道：“你整日为寡人搜集情报，对嫪毐蓄谋作乱一事事前一无所知，弄到如今被动挨打的地步，真令寡人失望，简直无能至极！”

李斯等嬴政骂够了，陪着笑脸说道：“请大王放心，我已经用飞鸽传信的方式到咸阳调集蒙武率大军救驾，不出两个时辰，蒙武一定率骑兵赶到，叛军一个也跑不了。”

嬴政听了心里稍稍宽慰一些，仍不满地说：“尔等办事如此不力，能让寡人放心吗？”

李斯也很困惑，嫪毐究竟从何处得到的消息呢？他们这几位近臣绝对不会泄密的。李斯听说在蕲年宫后领兵作乱的匪首是卫尉竭，才明白了泄密的原因，后悔自己的疏忽，决定平叛之后一定进一步调整自己掌管的人马，增设监察机构和人员，扩大活动范围，绝不能再有任何失误而招致大王不满，否则，自己的仕途又将坎坷万分。

情况越来越紧急。嫪毐打着大王遭奸人劫持的旗号率兵攻打雍城，没有费多大劲就攻破了外城涌向王城，王翦与王绾死命率两千虎贲军抵抗。尽管二人骁勇，两千虎贲军也是反复筛选出来的，能够以一人敌数人，终因寡不敌众，虎贲军损失惨重，王翦与王绾二人也都负了伤，王城也被攻破，只好退守蕲年宫，等待救兵的到来。

蕲年宫本来留下一千虎贲军保护秦王政，因为发现了嫪毐埋伏在宫后的五百死士，吕不韦与隗状又率这一千虎贲军前去剿杀。双方又是一场血战，最后虽然剿灭了这五百死士，一千名虎贲军也拼死过半。

王翦与王绾所率的残军和蕲年宫中仅剩的几百名虎贲军合在一起不足千人。此时，就是文武大臣都持刀上阵又能怎样？



第九回

起叛兵赵姬作乱，献奇文李斯陈情

情况危急到这种程度，部分大臣的心也都活了，有人主张讲和，有人提出投降，嬴政气得骂道：“就是拼到最后一人也不能向嫪毐这个逆贼投降！”嬴政几次要亲自出宫抗敌，都被李斯劝阻了。

双方在蕲年宫外又相持了足足一个时辰，嫪毐眼看要攻破蕲年宫门了。他欣喜若狂，高声喊叫道：“快杀进宫为大王护驾，第一个进宫之人赏黄金千两！”

嫪毐话音未落，忽然听到王城外人声鼎沸，似有大军杀来，等他弄清是怎么回事，蒙武与李信已经率军杀到。

嬴政在蕲年宫也得知援军赶到，立即精神大振，命人给他换上一副铠甲，也要求出宫督战。众人不同意，陪嬴政登上宫门的箭楼上督战。

嬴政登上箭楼，见嫪毐仍在下面喊叫大王被万人劫持，让不明真相的士兵拼命攻击宫城。嬴政勃然大怒，向宫外的将士们喊道：“本王在此安然无恙，欲劫持本王之人正是逆贼嫪毐，人人可以缚之、杀之。缚之赏金万两，杀之赏多五千！”

起初两军混战，将士们听不清楚，嬴政反复喊了几遍，嫪毐所调遣来的将士似乎明白了事情原委，有人带头倒戈反击。

嫪毐见势头不妙，一面命亲信向嬴政站立的箭楼放箭，一面想溜之大吉。

蒙武接到李斯的飞鸽传信，知道情况紧急，为了不耽搁时间，采用鱼贯发兵的方式，自己先率一千骑兵先行，让李信随后再点一千兵，依次下去，就会有大军接连不断地赶到雍城。

蒙武见大军陆续赶到，逐渐控制了局面，向叛乱的士兵喊道：“尔等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受了嫪毐的诱骗，不知者不罪，但不能放走罪魁祸首嫪毐，活捉者重赏。”

那些叛乱的士兵见势头不对，纷纷倒戈，更多的人弃械逃窜。嫪毐见大势已去，可想逃跑已经晚了，被率先倒戈的士兵活捉了。嫪毐被捉，群匪无首，叛乱的军士大多是不明真相的人，他们害怕株连，作鸟兽散。蒙武与李信一边命士兵清理尸首器械，一边入宫拜见嬴政。

嬴政亲自扶起已成血人的王翦与王绾，感激地说：“二位将军辛苦了，回咸阳之后再论功行赏吧，你二人均已受伤，快请太医救治。”

“谢大王关心，我二人都是轻伤，并无大碍，请问大王还有何吩咐？”

这时，蒙武与李信也走进殿内，同声说道：“卑职救驾来迟，让主上受惊，请大王恕罪。”

嬴政大手一挥：“这不是你们的错，逆贼嫪毐是否抓到？”

蒙武答道：“已经抓获，就押在宫外，听候大王发落。”

嬴政沉吟一下：“先把他扣押起来，蒙武、李信你二人速带兵马包剿嫪毐居

住的大郑宫，不得让一人漏网。王翦与王绾你二人再辛苦一下，随寡人抄查械阳宫，也不得让一个人漏网。”吩咐完毕，他带着满腔怒火直奔械阳宫。

不足半个时辰，整个械阳宫给翻了个底朝天，宫女、太监尽行锁拿，赵姬和两个儿子也一并被带到嬴政面前。嬴政看着那两个畏畏缩缩，直向母亲身后躲藏的孩子，瞪着血红的眼怒吼道：“来人，把这两个孽种给我立即扑杀！”所谓扑杀，就是把人装在口袋里用乱棍打死。

赵姬想不到嬴政这么凶狠，搂住两个儿子“扑通”一声跪在嬴政脚下，哭求道：“是我一人造的孽，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人的错，他们是无辜的，你放了他们吧，随便你怎么处置我都行，求求你饶恕他们，他们毕竟是你的兄弟，都是娘身上的肉呀！”赵姬号啕大哭。

嬴政怒视着母亲：“你还有脸为这两个孽种求情？让我放了他们，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赵姬见嬴政铁了心，哭喊着：“你、你先把杀了我吧！”说着一头撞向旁边的廊柱。幸亏两名虎贲军校尉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赵姬。

嬴政气急败坏：“来人，把太后拖进宫中看好，不得有丝毫闪失。”

两名校尉架着赵姬就走，那两个孩子抱着赵姬的腿哭喊着：“娘，娘，娘……”

嬴政对另两名军校喊道：“还愣着干什么，立即扑杀！”

不多久，赵姬听到两声沉闷的哭声，接着是一阵乱棒扑打声，她的心一阵绞痛，昏死过去。

嬴政看着铺在地上的两只血肉模糊的袋子，仍然不解恨，转身怒视着吓得战战兢兢的宫女、太监：“知情不报，都是奸逆同党，全部杀掉！”

嬴政转身离去，身后传来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回到咸阳，嬴政的心稍稍平静一些，但心病并没有去掉，他从嫪毐的叛乱中看到了另一个潜在的威胁——吕不韦。长信侯的势力被铲除了，还有一个文信侯呢，他再次认识到“臣大而君轻”的危害，必须立即铲除吕不韦，绝不能让成蛟与嫪毐的事再次出现。吕不韦不同于这两人，他如今虽然只有个并无实权的相位，但他在秦国为相多年，他的潜在势力是嫪毐无法相比的，何况吕不韦工于心计，老谋深算非自己能比，如果这次叛乱是吕不韦而不是嫪毐，后果不堪设想。

嬴政愈是这么想，愈觉得铲除吕不韦刻不容缓。尽管吕不韦丝毫也没有表露出作乱的动机。吕不韦比过去更加小心谨慎，想抓住他的一点过错都办不到，这更激起嬴政的猜疑。

嬴政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在宫中打太监骂宫女，有时连齐王后也骂，在朝堂上对大臣们粗言粗语，似乎没人顺他的心意。众大臣都以为嬴政如此是因为加冕



仪式上出现叛乱受到刺激，再加上嫪毐一案还未了结、仍在追查同党，所以谁也不敢顶撞嬴政，都怕落个嫪毐逆党的罪名，连擅长察言观色的李斯也摸不透嬴政现在的心思。不过，小太监赵高却猜出了嬴政的心病。

说赵高是小太监，并不是年纪小，而是地位低下——他至今连个领班太监也没混上。本来赵高在庄襄王时就成为庄王贴身太监，庄襄王一死，吕不韦认为赵高的作用不大了，赵高也因此不受重用，只在宫中打个杂。因为没有机会接触大王与王后，提升的机会就更难了，所以至今仍是个布衣太监。

赵高也多次想找机会表现自己，进而取得嬴政的信任，可惜一直没能如愿。最近，他从几位服侍嬴政的太监的私下埋怨中隐隐猜中他的心事。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冒险试一试。

赵高摸清嬴政每天在宫中的行动规律后，故意约几位太监在嬴政必经的路旁谈论嫪毐叛乱的事。他见嬴政走来，故意装作不知，大声说道：“嫪毐该杀，满门抄斩也不过分，但我认为文信侯也应该一同被杀，甚至满门抄斩，他比嫪毐还坏！”

其他几人都大惊失色，急忙阻止说：“你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文信侯是大王仲父，大王若听见你说丞相该杀不要了你的小命！”

赵高故意执拗地说：“怎么，就是大王在我也敢这么说，吕不韦就是该杀！”

嬴政已经把赵高的话听得一清二楚。他走到几人背后，干咳一声问道：“谁这么大胆，在此说文信侯的坏话？”

几人一见是嬴政，吓得跪在地上叩头求饶，都把责任推给了赵高。赵高也装出惊慌害怕的样子，低头嘟囔道：“我等在说文信侯该杀呢。”

“文信侯怎么该杀，你要说个明白，否则，本王治你诽谤君侯罪，将你满门抄斩！”

“大王有所不知，文信侯该杀的罪状太多了。”赵高试探着说，“第一，嫪毐入宫就是文信侯安排的。”

嬴政一惊：“你怎么知道的？”

“是小人亲眼看见的。”

“那么第二呢？”

“文信侯安排嫪毐入宫，又撺掇太后到雍城居住，不是这样也不会有嫪毐叛乱之事。”

“你怎么知道太后去雍城与吕不韦有关？”嬴政威逼道。

“这还用问嘛，不然太后手中怎么会有调兵令牌，太后去雍城时大王尚未掌握兵权，当然不可能给太后令牌，而当时掌握兵权的人正是文信侯。”

“如果文信侯说那块令牌是太后强行从他那里索要的呢？”

“那文信侯也有错，他在向大王交出兵权时应该提示大王，让大王收回令牌。”

嬴政对赵高的回答十分满意，他想了想又问道：“除此之外，文信侯还有什么罪状？”

赵高已经摸清嬴政确实有铲除吕不韦之心，大胆地说道：“大王若想将文信侯治罪，他的罪可多啦，大王若不想将他治罪，文信侯再多的罪也无罪。”

“此话怎讲？”嬴政不悦地问。

“文信侯总揽相位多年，所有大权一人独揽，众人说他跋扈专权，可大王若说他体恤君王事必躬亲也未尝不可。再说嫪毐叛乱，文信侯身为百官之首，负责监察百官，对嫪毐谋逆之举一无所知，治他失察罪可以，治他知情不报、纵容作乱也未尝不可。”

嬴政暗暗点头：“快起来吧。”

“谢大王饶恕奴才之恩。”赵高站起来说道。

“你怎么知道本王已经饶恕了你？”

“大王若要治奴才的罪，立马就命人把奴才拉出去砍了，怎会让小的站起来呢？”

嬴政本人聪慧过人，也喜欢聪明伶俐、有思想、有主见之人。他打量一下赵高，觉得有些面熟，又似乎并不常见，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奴才赵高。”

“赵高……”嬴政轻声念叨一遍，觉得好熟，却一时想不起来。

赵高趁机说道：“大王早已不记得奴才了，大王回国时小的曾服侍过。”

嬴政这才隐隐记得从赵国回秦时似乎有一个随从叫赵高，便问道：“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宫中？现担任何职？”

赵高很惭愧地说：“原先服侍先王，自从先王驾崩后一直在宫中干些杂务，并无什么职务。”

嬴政见赵高人很老实，也很能干，敢说敢为，又是故人，便让赵高留在自己身边。

赵高喜出望外，不动声色地说：“多谢大王信得过奴才，小的一定尽心尽力服侍大王。”

嬴政把赵高带到寝宫，问道：“你刚才说文信侯有那么多该杀之罪，可本王念他有功于秦，并不想治他死罪，只想让他知罪而退，让出相位即可，你有办法吗？”赵高稍稍思索片刻说道：“奴才倒有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请大王明鉴。”

嬴政只是随便问一问，也是想考一考赵高，看看今后能否委以重任。他想要在宫中物色几个心腹太监，必要时也能磋商一些军机大事，他从嫪毐这次叛乱中看